

科普文学



太阳能

■倪洪伟

日升日落,托起生命的肢体
如母系的种粒
怀揣一片光影,孕育芸芸万物
那些裸露而发散的光泽
每分钟释放的能量是人类一年的消耗
如500多万吨煤炭熊熊燃烧
只有千分之二的微光
落入可怜的手里,绝大部分

流失在浩瀚宇宙,成为匆匆过客

世界的欲望不断膨胀,如饥饿的气球
我们被迫转向天空
向高悬于头顶的太阳攫取能源
让火焰的血脉充盈生命
利用光热转化,破解热水器、热发电
利用光电转化,让电流通向远方
利用光化学转化,蓄存大量电能
太阳,打开了新能源神秘的门锁
我们用科技的钥匙支配阳光
让落入人间的光影
从一扇光明的大门,款款走出

乍暖还寒的日子,我看完了话剧《月亮与六便士》。

我问主持人怎么没见到最后尾部分的呈现。

主持人笑着回答我:“没有呈现,便是呈现。”

我瞬间想到了电影《一秒钟》,演员刘浩存拿着一张胶片站在茫茫沙漠中,风把她的头发吹得很凌乱……

如果说艺术家贫病交加的死去故事很多,那么我们再来翻看《月亮与六便士》这本书,书中通过主人公的悲剧探讨了该如何对待天才、个性这个严肃的话题。

主人公已不再年轻的时候,放弃了体面的工作和温馨舒适的家庭生活,踏上了艰辛曲折的学画之路。他抛弃了在外人看来有前途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拒绝了物质,也抵挡了一切欲望。

于是他不停地流浪,最后来到一个小岛上与一个土著姑娘爱塔结了婚,他似乎很知足,每天只在那里作画,但最后他感染了麻风病,爱塔答应了他在他离世之后烧掉所有的画。

他一路艰难地跋涉,追求个人精神的自由和艺术上的美。

他不那么在乎钱,但我们也深知

仰望星空

■张艺

现实社会钱会束缚一切,也束缚了他,但也成就了另一个他。我的理解是:我们都在辛苦地寻找“便士”,却忘记了抬头望望天上的月亮,在都市的喧嚣与楼房森林里,有时忘记了如何去安然呼吸。

有时我们会发现,世界偏离了我们期待的方向,自己的价值观和身边人总是大不一样,好像不那么接地气。可回过身想想,有没有可能是自己太过偏执,而这样的偏执有时又成为我们的硬伤。

如朋友说:“你20几岁挣钱和40几岁挣钱真不一样!”

你的身体,你消耗的精力,你是妈,还是妻子,还有在社会里的各种角色。

然后我们做不到可以欣然接受供养的生活,就不踏实。于是奋斗,于是更知道一切来之不易。

朋友圈展示岁月静好的同时,谁的背后没有些许鸡毛。

所以,人生其实是苦难的,何必把

苦难说成美好,那就要真实面对年龄,面对衰老,面对该面对的。

也许大家都焦虑与浮躁,也都艰辛。

那么在自己的轨道上做到真实,哪怕在别人看来你是冷漠的。而2022年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来说最好的机会也许是找到自己独特的生存缝隙。我们都在努力地寻找便士,有便士才有生活。但你们抬头望望天上的月亮了吗?

古往今来,它如此静默看着人世间的沧桑岁月,但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它依旧高远而皎洁。

就像王尔德笔下那些童话故事,总带着淡然忧伤,但读完总有感动,复读之会有新的体会,任时光飞逝,我相信浪漫永生不灭,它予人希望、爱、善和满满勇气,而这些真、善、纯其实才温存了我们,忘记了那些薄凉。

愿你在寻找便士时,时常看看天上的月亮。

从桑园到桑葚

■陈娇

已经逃出你们的冬天
从初春到三月
从细雨到阳光灿烂
我想找到一片土地
在城市背面
在钢筋和水泥看不到的地方

风和日丽的这个上午
我已经出发
放下自己的琐事
接下来应该是游潼南
还有塘坝镇和金山村
盛田桑基园在想象中繁茂

从桑树到桑园
从一片桑叶到一群桑葚
被村庄包围
被阳光普照

我要表演一场收获
把桑葚当成今天的粮食

最好戴上遮阳帽
让柔和的春风从耳边吹过
让香气扑面而来
想象酸和甜在一起
还有糖的比例
再勾勒桑基满园风景

我已经瞄准某个缺口
走进桑园内部
所有的桑葚都比桑叶耀眼
从中桑一号到红果二号
再到白玉皇
把姹紫嫣红抹在脸上

那是三个欢乐的孩子



还有小提篮
把桑葚和星星一同摘取
把童年还给今天
让我在回忆中迷路
只听见母亲在远处发出呼唤
应该有人告诉我回家的路径
在太阳落山之前
带着提篮和桑葚
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
穿过这片桑园
沿着某条小路一直走到尽头

算账是个多义词
更多时候身带贬义
还好我和老伍要核对的
是两亩半成年的柠檬地里
哪一株可能会华而不实
梳理房前屋后的水田中
有没有稻子未按时回家
顺带点一下鸡鸭的名
检验品质与价格
对于这些数目叠加起来

算账

■谢子清

能否与脱贫户名副其实
老伍显得毫不在乎
他掰开十个手指头
煞有介事地与我计算
公益性岗位的真金白银

能换回多少袋珍珠大米
在老伍看来
这些都算蝇头小利
他最大的一笔收入
是由帮扶干部抽丝剥茧
找回了走丢在黑砖窑的儿子
所以每算一次账
老伍就会哭一次
然后再笑一次

四月天

■周康平

想到含苞待放,自然就会想到初春二月花儿的萌芽初绽。鲜花开放,则是三月风光的春意盎然。姹紫嫣红的时候,便是四月天通透清亮的灿烂成熟。仿佛,四月天就是春意荡漾的最美时段。

民国才女林徽因的那首名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这如溪水般潺潺流淌的优美诗句,至今还在我的耳畔萦绕。从美的角度而言,每个时间段春天的景色,其实都各有各的动人之景,并不是说四月的春天真有多么的绝美漂亮。历代文人骚客挥笔而就的有关二月和三月的诗句,流芳百世的不胜枚举,从“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到“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等这些流传千古的名诗都是诗人们信手拈来的。林徽因对那些千古名诗自然是烂熟于心。那么,她为什么情有独钟于四月的春天呢?显然这是她的一种寓意,更是她对情感哲理的一种升华。林徽因的这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有人说是为她初生的儿子而写,也有人说是她写给徐志摩的一首怀念情诗。这首诗发表于1934年4月,从时间上看,徐志摩这时离开尘世两年多了。一首诗什么时候发表不等于它是什么时候所写。我也认为,这首诗是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细腻过人又聪慧至极的林徽因,为何用四月天来写这首情诗呢?这绝不是她的随心所欲之举,相反是她的情感世界从成熟走向超越的表达,也是她与徐志摩一起走向高度契合的一种诠释。

不论谁爱谁,谁被谁爱,人的感情世界都带着一种美好的善。林徽因与徐志摩相识很早,直到徐志摩意外离世,林徽因与徐志摩这对民国才子才女已相识相知十年有余,在他们之间,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的都已成了过去,两人的心早已趋于平和。他们之间的情感早已超越了传统的世俗认知,不成恋人便成仇人这种狭隘的意识观念对于徐志摩和林徽因来说只不过是虚无缥缈的传说。他们各自过着各自的婚姻生活,这并不影响彼此的相互关心与支持。文学艺术等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彼此间的学识和才华也是他们相互欣赏的春风轻吟。两人之间保持着超越常人的联系与往来。这种关系,既理性又真挚,充满了纯粹,是典型的发乎于情止乎于理的存在模式,从不越雷池半步。这种信任有加的往来,便是人世间情感的一种愉悦之境。在林徽因看来,四月天是春天的最美,林徽因将男女之间这种情感用四月天形容比喻,实在令人歆羡不已。

